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梁書卷五十五
　　　五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梁書卷五十五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戸五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

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尋進號北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兼護軍將軍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普通二年入為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初其母吴淑媛自齊東昏宫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宫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既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

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鎮至年十五六尚躶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别内外咸有穢議綜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羣臣莫敢言者恒於别室祀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四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兖兖徐青

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為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既久慮有釁生敕綜退軍綜懼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以為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戸錢三百萬布絹三千疋雜彩千疋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

綜乃改名纘字德文追爲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土絶屬籍改其姓爲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爲永新侯邑千户大通二年蕭寳寅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爲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初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大畧曰聽鍾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鍾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

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鴈何所栖依
依别鶴夜半啼聽鍾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
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㧞抑其悲落葉云
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横去不歸悲落葉落葉
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
共根本無復一相關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才屬辭
不好輕華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封為武陵郡王邑二

千户歷位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為會稽太守尋以其郡為東揚州仍為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徵為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出為宣惠將軍江州刺史徵為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為武王者武

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
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圓照為皇
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
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
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畧直兵參軍徐怦竝固
諫紀以為貳於已皆殺之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免矣夫
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
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

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為名將圖荆陜聞西魏侵蜀遣其將南梁州刺史譙淹迴軍赴援五月日西魏將尉遲迥帥衆逼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迥分軍據守即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陵舳艫翳川旌甲曜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恇擾世祖憂馬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任約於獄以為

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約築連城攻絶鐵鏁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法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敬問假黄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常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

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
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
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
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
資一力方與岳牧同兹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
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
往懷仍令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
書如家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

謝答仁與戰破之既而陸納平諸軍竝西赴世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玆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之別字

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於江陵論和緝之計依前喻還蜀世祖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丙戌巴興人符昇徐子初等斬紀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宋簉任約謝答仁等因進攻侯叡陷其三壘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子圓滿俱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絶其屬籍世祖許之賜姓饕餮氏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内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

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臨賀王正徳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麄險不拘禮節初高祖未有男養之為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徳為西豐侯邑五百户自此怨望恒懷不軌睥睨宮扆覬幸災變普通六年以黄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征

虜將軍中大通四年為信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為侍中撫軍將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户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説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兹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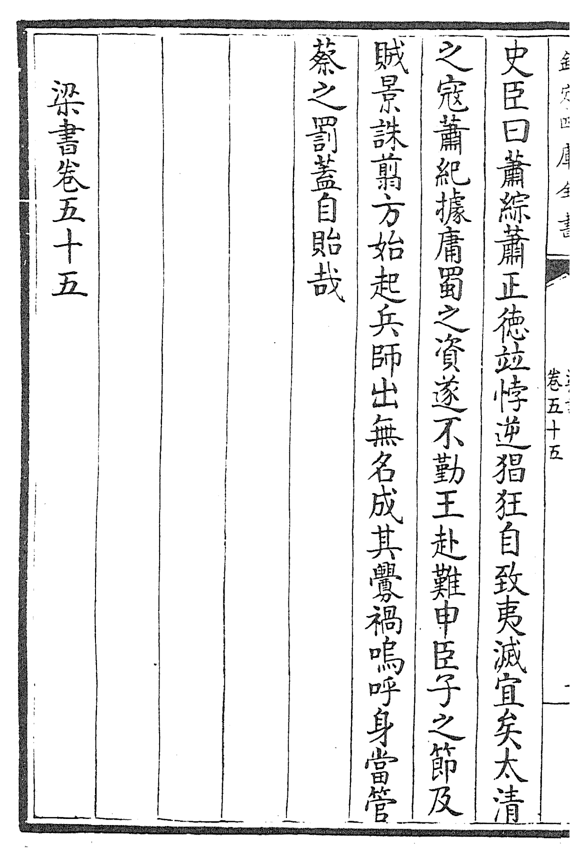
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馬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為天子改年為正平元年景為丞相臺城沒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為變矯詔殺之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

軍石頭戍軍事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世祖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為不逞將襲江陵世祖甚懼因步道間還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隷人前後使三反譽竝不從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

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答修浚城池為拒守之計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語勇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椰寺譽帥衆逆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于橘洲譽又盡鋭攻之不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郭邑驅居民於城内鮑泉度軍圍之譽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久雖外内斷絶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

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内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大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荆鎮世祖反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竝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梁書卷五十五

梁書卷五十六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五十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鴈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立功効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脩禮於定州作亂攻没

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脩禮相合衆十餘萬後脩禮見殺部下潰散懐朔鎮將葛榮因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弑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内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為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頃之齊神武帝為魏相又入洛誅

爾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為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為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為司徒南道行臺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為汝用乃為書召景景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曰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

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晝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並肩戮力共平災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殄筋力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秉藉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溢焉罔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為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既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諂諛迭進共相構毀而部分未周累信

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
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
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郎椿
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長宣
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
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荆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
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
秣馬潛戈待時即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

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黄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臣顒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闡茲寸款惟應霈然丁和既至高祖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不從是議而納景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為文襄帝高祖乃下詔封景

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入行臺承制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請西魏為援西魏遣其五城主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又夜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鴉仁為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建為殷州刺史鎮項城魏既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内附齊文襄慮景與

西南合從方為巳患乃以書喻景曰蓋聞位為大寳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衿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巳義在忘

軀脊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强蔭家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强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泰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為

首鼠之事入則秦人不容歸則吳人不信當今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為口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竝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兖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内外感德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

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寧使我
負人不使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今刷
心盪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
垂櫜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即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
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禄位退則不喪功名君門眷屬可
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為通家卒成親好所不
食言有如皎日君既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
人威名頓盡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

塗炭聞者酸鼻見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孤子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崤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為其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啓將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已遠遂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為虛為實但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

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為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衮衣口餐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為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筭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閹寺肆詭惑

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潜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靦面目寧不自疑及廻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羣卒恃雄聊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為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奬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

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
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為盜祿去公室相為不
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闗言賜示不
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
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
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强
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
無後頴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茍能忠

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獸文麼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覊甌越西通汧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羣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榦必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為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

尅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盪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
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
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
歸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旣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
晦昧今巳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尅復中原荊襄
廣穎巳屬關右項成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
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為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
分鼎峙燕衞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

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及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

闕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為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須渡江許即偽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入渦陽馬尚有數千

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輛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綦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景啓求貶削優詔不許仍以為豫州牧本官如故景既據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錦萬匹為軍人袍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

以給之景得布悉用為袍衫因尚青色又以臺所給杖多不能精啓請東治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絶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兵敗没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啓固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領軍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並抑不奏聞而

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窓令要結正德許為内啓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栅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於是詔郢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

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
質率兵三千廵江遏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
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
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偽稱載荻實裝濟景景至京口將
渡慮王質為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
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
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
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即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

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城内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馬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徹航始除一舶遂棄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

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
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
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
滅賊又斫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
又登東宮牆射城内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
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
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
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内外啓求誅中領軍

朱异太子右衞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驎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即偽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謡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

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
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内城内亦作兩山以應之
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
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
散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
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
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
藏隱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

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淦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百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

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徇之逼云已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登堞車階道車火車竝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

前百道攻城並用馬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内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為洪波矣又燒南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

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粲拒戰敗績景斬粲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曅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

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栅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緣水西立栅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

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自歳首以來

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

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

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

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

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

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

牲歃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卬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進江潭苑景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敕並召之景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初彭城劉邈説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

衆雲集未易而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又説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

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芟凶
剪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
述堯舜兼屬魏國淩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
淮泗結好高氏輶軒相屬彊埸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
機劬勞治道刋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奥享年
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
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
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巳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為陛

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
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
汝潁之地便絕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虎口
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
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
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
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
報效方欲挂旆嵩華懸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

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黄等盛臣與伊吕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掣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為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

令臣作牧此州以為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勵
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尸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
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啟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
閉不聽罷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
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
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
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
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曾無追責憐其苟

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之既不為罪臣得之不以為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衄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慙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陛下曾無辯究黙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並

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
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為國立功直是自為富貴行
貨權幸徼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咸稱胡趙
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為真實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
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
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
罰無章何以為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
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等助戍

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譛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驎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

每相祇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啟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頓有表疏言直辭强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為女子所烹方悔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

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粃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三月朔旦城内以景違盟舉烽鼓譟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栅壘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至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

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絶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於是援兵竝散景矯詔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

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為南兗州刺史初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祇與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祇等力不能制並奔于魏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廂公丘子英直閤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景又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悅等既至破掠吳中

多自調發逼掠女子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遣儀同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既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

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憤時有事奏聞多所譴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景遣軍人直殿省内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宫於太極前殿迎皇太子即皇

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内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次錢塘新城戍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吴軍收于子悦張大黑還京誅之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吴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以儀同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

諸軍事鎮新秦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王以拒景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鹽胥浦二縣為武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為西秦王元景龍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景遣其中軍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嵊父子送京師景並殺之景以宋子仙為司徒任約為領

軍將軍爾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化仁于慶
魯伯和紇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義竝為開府儀同
三司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
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頓姑孰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
衆降景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為
臨江郡富陽為富春郡以王偉元羅竝為儀同三司十
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
成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為使

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為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劒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又結魏人為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皓

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
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兖州事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四月景以元思虔為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子鑒為南
兖州刺史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間衆至一
萬率以西上景廂公孟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
景七月景以秦郡為西兖州陽平郡為北兖州任約盧
暉畧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為中書監任
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閒

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衆軍下武昌拒約景又矯詔自進位為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讃拜不名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為護軍將軍姜詢義為相國左長史徐洪為左司馬陸約為右長史沈衆為右司馬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十月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卧内景黨不能平故害之景又矯詔曰蓋縣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羣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扆則八紘

共輳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啓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遂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馬生郊惠懐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瀍獫狁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畧中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立

龜出洛白雉歸豐鳥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
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
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
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畧出自懷抱珠魚表應
辰昴叶暉剖析六韜錙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
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啓行奉茲廟算克除
獯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宴駕干戈蹔止九伐未申而
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彼祥音同

兹薦食偷竊偽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闗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覩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跡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況乃神規叡算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絶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兹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率兵

赴援術退徐文盛入資磯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是時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兗州司馬成欽等將襲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等竝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為竟陵王賞發南康之謀也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別將寇錢

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子太師時靈護為太子太保紇奚斤為太子太傅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尚書右僕射北兖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無

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大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佑僧佑與居士陸法和退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為

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山城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欷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

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内沮便欲僞僭大號遂其姦心其謀臣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為二宫萬福若遂行弑逆結怨海内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金華敬妃為敬皇后豫章國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妃張氏為皇后以劉神茂為司空徐洪為平南將軍秦晃之王曅李賢

明徐永徐珍國宋長竇尹思合竝為儀同三司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衛尉彭儁王修纂奉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既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將弒乃大酣飲酒既醉還寢修纂以帊盛土加於腹因崩焉斂用法服以薄棺瘞於城北酒庫

初太宗久見幽縶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謂之曰龐涓

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為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兾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弑實以土馬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曅雲麾將軍桑乾王元頵等據東陽歸順仍遣元頵及别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降彪十一月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鎮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將兵

東征神茂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
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觜形似山
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勸戚霸朱安王為
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為護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侯子
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郭元
建為南兗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景又矯蕭棟詔追
崇其祖為大將軍考為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

雲罕樂儛八佾鍾虡宮懸之樂一如舊儀景又矯蕭棟
詔禪位於巳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文物竝依
舊儀以轜車牀載鼓吹槖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脚
坐景所帶劒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兎
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
赦改元為太始元年封蕭棟為淮陰王幽于監省偽有
司奏改警蹕為永蹕避景名也改梁律為漢律改左民
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

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
執羈絆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為七廟偉
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幷請七世之諱敕太常
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咸
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
位以漢司徒侯霸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於是
追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十二月謝答仁
李慶等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柵大破之執頵占送景景

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丘挫衂軍兵畧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掎角乃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須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既近燒合肥百姓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孰元建還廣陵畤謝答仁攻劉神茂神茂别將王華麗通竝據外營降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孤危復降答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遣

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孰追田遷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三月景往姑孰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為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强必欲遁逸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

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畧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內僧辯焚景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畧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

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暉畧紇奚斤並以城降景既退敗不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逃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

復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
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
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
景至晉陵刼太守徐永東奔吳郡進次嘉興趙伯超據
錢塘拒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至景衆未
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
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鵾
殺之送屍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

取屠膾噉食焚骨揚灰曾羅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庫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疎秀性猜忍好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遊戲於宮内及華林園彈射烏鳥謀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鵂

鸖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普通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衄必低頭不前初中大同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寤甚悅之旦見中書舍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豈宇內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為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悅謂與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決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閤

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
脫致紛紜非可悔也朱异接聲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
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
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
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
容恐絶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
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鎮恇擾高祖
固已憂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晉家事乎先是丹陽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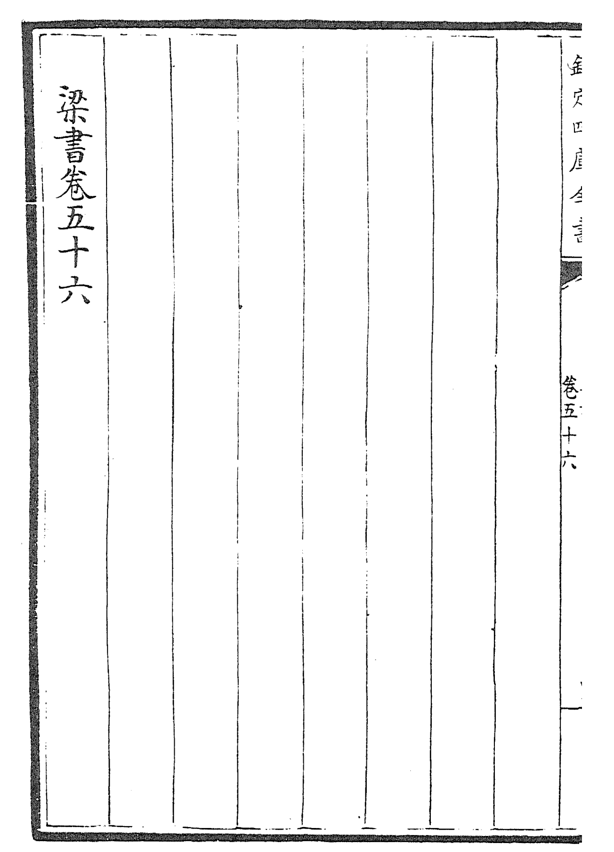
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宫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大同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

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為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鹹封其屍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啓書檄皆其所製景既得志

規摹簒奪咸偉之謀及因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竝割炙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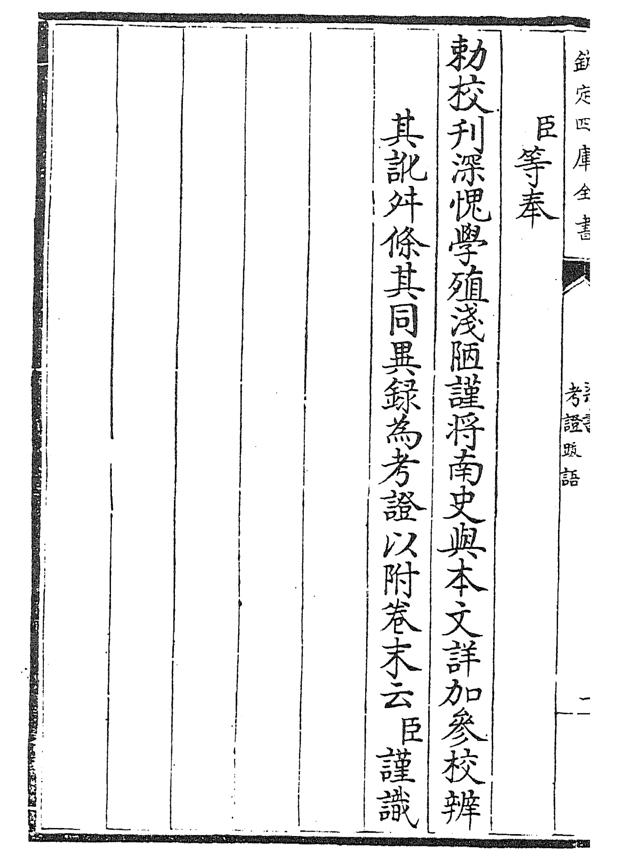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兹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為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强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簒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

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梁書卷五十六

編修臣人龍謹言唐貞觀三年詔姚思廉與魏徵同撰梁書思廉梁史官姚察子推其父意復採謝昊等所記以成是書徵惟裁其總論編次筆削則皆出於思廉蓋書成于一手業紹乎一家述作之盛與李百藥父子輝映一時亦猶史記之有談遷漢書之有彪固諸亮謂其苦志精勤洵不虛矣舊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云五十卷新書則云五十六卷與今本合蓋嘉祐以來鋟版目次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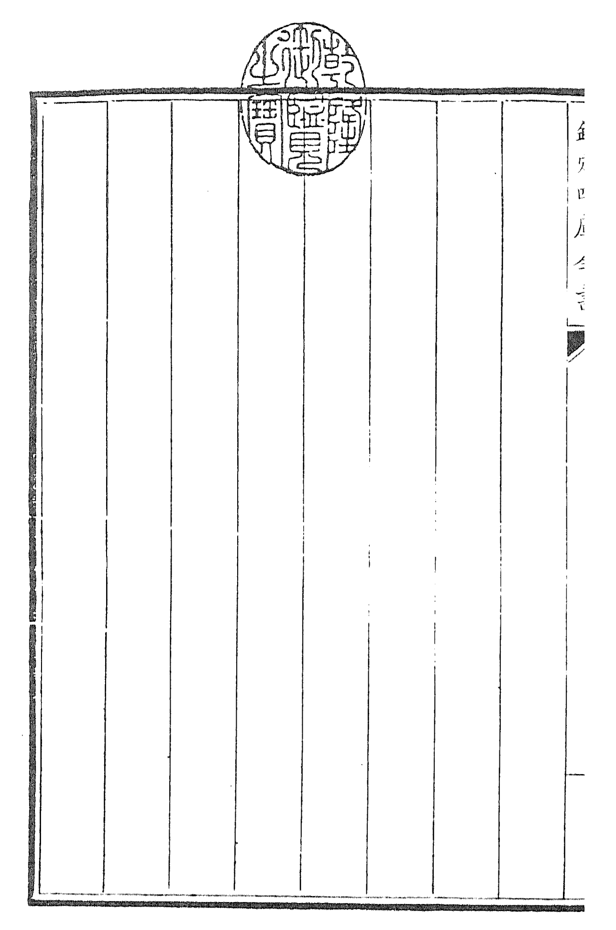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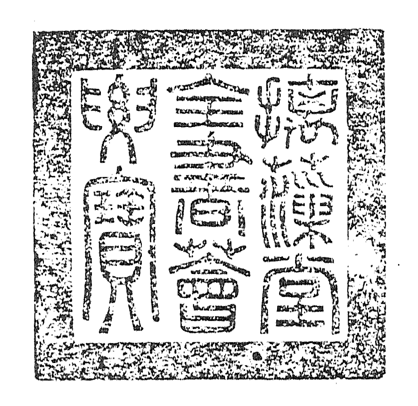
臣等奉

勅校刊深愧學殖淺陋謹將南史與本文詳加參校辨其訛舛條其同異錄為考證以附卷末云臣謹識

謹案卷五十五第七頁後六行覬幸災變刊本覬訛顗據毛本改

卷五十六第二十九頁後二行是時景屯于皖口刊本是訛口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陸學稼